高原生态、自然与文学

索南才让

早在十多年前，我是祁连山脉中，甘子河乡夏季营地的一名生态巡护员。每年冬春两季，我都要进山巡护，从洪乎力大山口一直到最深处的山垴，热力木掌，这几十公里河谷两岸的所有山谷沟壑，都是我要巡视的区域。我重点检查防范的是盗猎者，阻截其他乡村的畜群进入我们的山地草场，也要消除火灾的隐患、凭经验检测野生动物的活动状况……我做必要的记录以及汇报、写日志，事无巨细。再后来，我又当了两年的湿地管护员。参与过青海湖周边湿地管护和维持工作。这是我为保护自然环境、保护生态做出的一份努力。

此间相逢

但与此同时，我也在做另外一件事。因为，当我从保护者的身份转换成了一个牧民时，我会为了我的生存，为了我畜群的发展，与保护生态这件事情做斗争。这个斗争具体到行动上显然是严峻的。比如说每年夏天，因为我们的草场被列为禁牧区，有了严格的“入山控制”，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早早地入山，面临的困难是，我们的牛羊群、马群要到哪里去吃草。而国家的禁牧补偿款并不足以支撑这一块儿的开支，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一种非常畸形的现象，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人需要租草场来缓解这种牛羊无处可去的局面，而出租草场的人却越来越少，这就导致了草场的价格高居不下，高到了离谱的地步。想象一下，当一个牧民租了一片500亩的草场，一年的租金是6万元。而他的牛羊群进入这片草场，这些草作为食物，却坚持不了一个月。那他等于是亏损了一年收入的大半，等于是将一年收入的大半用来让牛羊吃饱，那他吃什么呢？这是没有办法随便解决的问题。所以，一种强硬的、被迫的解决方式也就随之出现了：要么，你就花这大代价去租草场，要么，你就大批量地出售你的牛羊，而无论怎么做，导致的后果却是一致的，收入越来越低，进入恶性循环……

生态保护在进步的时候，牧民必须后退一步。其实所有的牧民都知道，未来可期。可是他们只有顾得了眼前，才能盼得到将来，如果他只能望着远方，他去希望自己的牧场未来有多么好的状态，有多么棒的生态条件，那么他眼下该怎么度过呢？他眼下的困境不会被时间吞噬，而时间和眼下的困境会吞噬他。这时候的退一步，没有海阔天空，只有更加艰辛。

所以，当青海成为国家公园最多，生态保护被高度重视，也是考验最严峻的一个省份，当我以牧人和作家双重身份来看待自然与文学，我思考的角度，我去关注的问题，可能更多的是存在着矛盾性，我会把复杂的情感体现在写作中；而如果我每一次提笔创作，写下的词语、人物及作品的深层主题都触碰不到自然生态，做不到更进一步探索，那么是否意味着，自然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我来说并不构成一种真正的书写？或者说，我并不能长期而有效、认真地去思考自然文学的意义所在？

我一直在想，什么样的自然文学，才能够持久性地拥有生命力，才能够让阅读的层面更广泛，让阅读的力量更强劲，让阅读的影响更深远。这是一个本命题，也是自然文学作家都会考虑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前提下的创作，本身就处于艰难的境地，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巨大的障碍，我们不能创造伪自然文学。那么真正的自然文学是什么呢？它代表的是自然对人类的反馈吗？是诘问吗？我想是这样也不是这样。答案在作家那里，每一部诚实的自然文学作品，就是最好的回答。

自然文学是宽泛的，它的边界不止于我们的脚下，我们目光所撑开的原野，皆是自然文学。自然文学就应该像大自然一样，是多样性的、是丰富的、是宽广和深邃的，但是同时它又是严格的、是有限制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自然文学想要更好，它的纯粹性、专业性，丰富的自然认知固然是一个方面，而有效的故事与环境生态的完美结合，所生成的阐释空间是另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

瀚近

沈小玲

十多年前的春天，在钱塘江边一株开满花的樱树下，我读到一篇关于樱花的文章，上面说去武汉大学看樱花的人太多。文章戏谑道：在武大看人海，是每一朵樱花的梦想。

看人海是樱花的梦想？这种说法好别致。在网上武汉大学的照片里，武大蓝绿色的屋顶总是淹没在如雪的樱海中，那种恍若孔雀石与白欧泊的交织，叫人着迷。樱花处处都有，但我总觉得在那蓝绿色之下的樱花，格外美丽。

春风年年至，春花年年开。

我想去武大看樱花。我想去武大看人海。却因杂务牵绊，樱花花期短暂，始终未能成行。

去年樱花初放时，我掐指一算，如果再不去武大，就蹉跎了十年，于是购买了周末高铁票。我要去武汉大学，我要做一朵看人海的“樱花”。出发前夕，武汉友人发来信息说，周末会连续下大雨，假如你足够浪漫，暴雨之下擎伞赏枝也无妨。终究，我没勇气长途跋涉去看樱海零落成泥，只得退票作罢。

一直心心念念赏花去，临了，那花却倏忽不见了。那个周末，我没了目标，纵一苇之所如，晃荡在杭州街头。路过西湖区灵溪隧道附近，我看见一群人倚栏拍摄。我余光掠过，发现围栏内是一个大院，院中栽了很多樱花树。樱树高大挺拔，与三层楼房齐高，整树花似浪涛卷起千堆雪，蔓延至天边。我想看花，可四周没有停车场，只得绕道开了一圈又一圈，最后，把车停在远处，往回走到院落旁。观者密如织，我透过缝隙远眺樱花。

夕阳将坠，暖光笼罩樱花树，金光闪耀。风过林梢，落英缤纷，如梦似幻，十几株魁伟的樱树已是如此，那么武汉大学千余株樱树齐开花，又是怎样的景象呢？路灯亮起，灯光温润地洒向每一片花瓣，暮色沉沉，花谢花飞。

意外遇见盛大的樱花，错过的武汉之行似乎没那么遗憾了。夜色深沉，赏花的人群逐渐散去。我折返去找车。

漫无目的地开着车，不知不觉开进了杭州太子湾公园。

哎呀，怎么是太子湾公园呢？每年春天，喜欢郁金香的人涌进公园，像海水往瓶里灌，郁金香淹没在人山人海中。哎，我最怕这样人多的地方。

从公园西门进去后，我发现园中行人寥寥。草地空旷，天幕高阔。一片红粉相间的郁金香，像绣花边镶嵌在草地边缘。树林中薄雾弥漫，水边郁金香的姿态更加娴静，迷离。

月夕之夜，浅色的郁金香显得清冷，深色的郁金香则与夜色重合化为隐士。这与它们白天的模样大相径庭呀。在温热阳光下，它们可不是这副端庄的做派，晴日暖阳下，郁金香开得热烈且奔放。趁着手机灯光，我的目光靠近一朵盛开的郁金香，花瓣变成凝脂般的琥珀，如同宝石般晶莹剔透，花株卓立，动人。穿行于公园蜿蜒小径上，气息在黑暗中游弋。初春树枝嫩芽的气息，花朵的气息，白昼阳光的气息，从树丛、花丛、草丛间汩汩溢出，清冽新鲜，如同打翻了一个小小的湿地。郁金香不是香气浓烈的花朵，可夜蛾还是振翅，飞向花朵。也许是夜蛾经不起郁金香的诱惑。

三四月的江南，是被花儿疯狂占领的，随处可见楚楚动人、娇艳妩媚的花朵。山坡、草地、水边，风信子擎着蓝紫色的小花，黄色洋水仙在水一方，几树晚开的玉兰花像薄如蝉翼的灯罩。垂枝海棠的花苞鼓囊囊，像铃铛，风吹过，没有铃声，却有花香。百余株樱花似低垂的云团，在黑夜里隐隐发光。花树一片又一片，神清气爽，或许过几日，或许一场雨，这些花儿全都零散，这种美短暂而倔强。

那些黑暗中的花似锦衣，春风在夜行。多少个夜晚，我从花旁经过，但从未在意过它们。虫鸣，风声，偶尔传来的几声谈笑，连花摇曳的声音都听得见。白昼的车流和人流被隔绝，喧嚣退去，万籁俱寂之下，花朵被附上一种神秘色彩，似乎藏着某种古老的秘密。

美是无目的的快乐。而快乐总是不期而遇。秉烛赏花，这是我之前从没有过的。没有任何目的，看花就变成了一件纯粹的事。“兰陵美酒郁金香”，我看月下的郁金香，花形玲珑可爱，如一个个琥珀小酒盅。酒香打湿了春风，花不醉，我自醉。

今夕何夕，见此邂逅。

我乘着一身春风酒意，快活离去。

寻找布谷鸟

汤朔梅

谷雨刚过，油菜花正一朵两朵踮起脚尖张望着。看见掮着铧犁，打着赤脚的庄稼汉，赶着牛下田了；农妇们顶着头巾，扛着锄把说笑着走进麦田。

我们将青涩的麦管，折成麦笛，在麦垄间吹响，躺在红花草田里仰望蓝天，吹出少年的憧憬。鱼鳞般的高积云宛如刚耕翻过的原野，此刻，长天里传来几声嘹唳的鸟鸣：“布谷，布谷布谷！”那声音像早起的生产队队长在喊社员出工。

每当听到这叫声，奶奶就嗫嚅说：唷，布谷鸟都叫了，又是一年该春播了。

在大自然所有的鸟啼虫鸣声中，再没什么比布谷鸟的叫声更令人神往了。云雀在高天里欢歌，使人联想到自由、奔放，就像听口哨吹出的《夏天最后的玫瑰》；麻雀的啾鸣，使人想起烟火人家的庸常生活；如鼓的蛙声，给出的是宁静祥和；而蟋蟀与金蛉子的弹唱，往往撩拨起羁旅的秋思与怀乡。唯独布谷鸟的叫声，更像是一种召唤而牵动思绪。

布谷鸟在哪儿？循声望去，高天里有几只鸟儿慢慢飞向远方，或起舞嬉戏，只能看到几个小黑点掀动着翅膀，却永远看不真切。它永远在天上，连同那经久不绝的呼唤。整个少年时期，我从未见到过一只布谷鸟在树丛中鸣叫。所以纵使相逢亦不识。我和小毛、恩德什么鸟都见过、逮过，不要说麻雀、白头翁、鹌鹑了，即便是白鹭、牛椋鸟，也被我们用弹弓射下来过。可就是没见过布谷鸟，你该长什么模样呢？

我们循着叫声追赶，可永远追不上。远处永远掀动着几个黑点，朝杭州湾畔飞去：“布谷布谷。”布谷鸟，难道你们不累，不下来歇息一会儿吗？

“布谷，布谷。”它们在云端鸣叫着，由远及近，由近而远。不知是有无数只布谷鸟打从头顶飞过呢，还是就这么几只在回环往复？仔细听，其实它有两种叫声，一种是单音“布谷”，尾音拖得很长，像是在呼唤同伴；另一种是连着叫的双音“布谷布谷”，那多半是几只布谷鸟在一起，显得很快乐兴奋。声音的不同，似乎取决于它们的心情。奶奶却能听懂它们的叫声，“布谷布谷，种花播谷”“布谷布谷，割麦播谷”，重要的是播谷。在千呼万唤的叫声里，细雨迷蒙的江南展开了一幅春耕春播的画卷。炸响的鞭声催开了春花，银亮的锉犁掀开大地的肥沃。几个卷起裤腿，甩开膀子的男人，将稻谷播扬到浩淼的水田里。颗粒饱满的稻谷随着“布谷布谷”召唤声，像春雨般扑向大地。而妇女们则用锄头在麦垄间，给浸泡了农药的棉花籽掖好被角。

多少年后，每当看到古元的木刻画上，迈开大步甩开臂膊播种的画面，就油然想到播种的庄稼汉，耳边响起“布谷布谷”的召唤。

去年清明，去郊野祭祖，车堵在路上，我们打开车窗以排解糟糕的心情。忽闻天空隐隐传来“布谷，布谷”的叫声。久违了，布谷鸟！这些年你们去哪啦？你的叫声就是物候，提醒人们该播种了。许多人从童年到成年，从未听到过布谷鸟的叫声。那多遗憾啊！那可是大自然最美妙的春之声！

回到老家后，我碰到了已老迈的小毛与恩德，又说起布谷鸟的事。才知他们也从未见过布谷鸟。还不无遗憾地说，如今连布谷鸟的叫声也听不到了。

上网查后，我才知布谷鸟其实就是大杜鹃，它们形似斑鸠而稍长，背部土黄色，腹部是斑马纹。谷雨前后是它们的求偶季，它们才会发出“布谷布谷”的鸣叫。对比图照，才回想起来，儿时的我们曾经都见过它们。

差不多半个世纪过去了，你们还会回来吗？“明日惊破还乡梦，定是陈仓碧野鸡”，那故乡的布谷鸟，就如当年李义山的碧野鸡吗？

烤红薯

缪志刚

前几日，山西朋友寄来当地特产义城红薯，红皮白心，香糯绵甜有嚼劲，比甜软的烟薯吃得过瘾。

民间有句俗语：“红薯汤，红薯馒，离开红薯不能活。”小时候做饭时埋几个红薯在锅膛的火堆灰里，当饭粥熟时，红薯馋人的香气也飘了出来，饱暖了童年的胃和岁月。而今，冬春季节，大街小巷，缸炉烤红薯是一景。通红的炉膛热烘烘，炭烟挟裹着热气，香味在空气中弥漫荡漾，吸引路人加快脚步趋近。

烤红薯讲究火候、耐心，师傅将坚硬冰冷的红薯用铁钩子勾好，井然有序挂到烤炉里面，红红的炭火炙烤三四十分钟，红薯表皮出现糖汁。师傅坚守传统，不用冷冰冰的电子秤，而是挂上秤钩，秤头翘翘的，吆喝一声“八块”。

吃红薯是另一景，与吃瓜子、花生情趣迥异，后者适合茶社、咖啡馆等安静的场所，得有闲情逸致才行，边剥边嗑，慢煮时光，细说流年，斯文悠哉，一泡就是半天。吃红薯不登大雅之台，却接地气，主打一个土味十足，直接带劲，站在路边，缩着脖子，趁热气腾腾，滋味方妙。接过滚烫的红薯，一边吹着气，一边忙不迭地在两手间来回翻滚。这场景，像杜甫笔下的“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的戍边将士，他们风尘仆仆、饥肠辘辘，迫不及待撕开焦香的外皮，黄澄澄、红灿灿的瓤露了出来，一看就馋虫大动，必欲啖之而后快。若打包带回，细嚼慢咽，便辜负了这滚烫的美意。在美味面前，性急的食客大口咬下去，烫得龇牙咧嘴直跳脚，又抵不住诱惑，鼓起腮帮狼吞虎咽，吃完迅疾舔舔嘴角，满满的幸福感。

红薯味美，却出身平凡，埋在土里，默默生长。它夏天栽种，绿油油一片蓬勃，秋天从地里挖出，一串串硕大坚硬，冬天烤后皱巴巴、灰乎乎，剥开却色泽明艳、香甜诱人。它像极了我们凡人的一生，遇到坚硬冰冷、卑微灰暗，愤怒、灰心、不平之后，怀揣一团火，暗暗用力，向下扎根，经过岁月的艰难磨砺，慢慢地我们平和从容，相信坚持，火候到了，总有一天，柔软、香甜、光亮会降临你身边，传递温暖，抚慰人心。

星空闪烁，地铁口熟悉的大叔守着烤炉，红薯的香飘至鼻息，我照例买了一个，温热柔软在手掌滚动，糯甜在唇齿留味。

一笔文债

郭舒权

我欠鲍贤伦先生一笔文债。我和他不熟。我感兴趣的，是他的书法，主要是秦简一路的，这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江南书风写简牍的不多，老一辈中，出名的有钱君匋，他写的汉简，多苍劲流丽，余韵不足。记得西北地区也有好简牍者。有位陈建贡书家，在上海书画社出了本简牍字帖，是集汉简的千字文，也是汉简风貌的，偏浪漫清奇。鲍贤伦也好简牍，我认为他主要是写秦简一路的。

我和他有过一面之交。近二十年前，在北京的一次有关书法的活动中，我知道他住在宾馆的同一个楼面，便去看他。那次我们约定，我请他写副对子，我写篇评论他书法的文章。后来各自分手，他回杭州我归沪。没多久，上海书协办公室的杨永健兄，打电话给我，说有我的一封信，原来是鲍贤伦寄来的书法大作，而且是两幅。我很惊喜，鲍先生没有食言，我应践约，要写点文字，谈谈他的书法。没过多少时间，看到有人评论他的书法，观点与我相近，于是，我的就搁了下来。

最近，看到他在北京有个展览，借此机会，谈点肤浅的看法。首先，他很聪明，从徐伯清那里学到了书法基础，一露面，便个性明显，那是从秦简一路化出来的。其次，有个性并非绝顶好，境地有高与低、雅与俗的区别。我觉得他的字法不俗，有高古之追求和趣味。最后，上海老一辈的大书家中，字达高古之境的，有一位学问家——王蘧常先生。他的章草结字高古，篆隶用笔，独步古今；点画遒劲，如千岁枯藤，似蛟龙出海。鲍贤伦的结字取法，与王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王自章草，鲍出秦简，这是鲍的过人之处。

但书法，还有其他要求，尤其是点画的质地，线质的鲜头，笔墨的趣味，这是更重要的东西，也是一幅字经得起多看有味、常看常新的通灵宝玉。至于鲍贤伦的笔墨质地和趣味，依我看当是他日后的重点所在。

粮食瓜果皆艺术

马亚平

七夕会

听说过世博会、花博会，你是否知道菜博会？我去参观过，很特别。

最大的惊讶之处就是我们熟悉的瓜果蔬菜粮食，在这里被组成了艺术形象，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如大门口巨型彩虹拱门上红黄绿三原色是用数千只同样个头的小南瓜、黄金瓜和绿色甜瓜排列而成。还有一面墙远看似花团锦簇，走近了才见，那花团是用无数各种色彩的灯笼椒组合成的。我还拍到了一只壮硕的山羊，只有仔细看才发现，羊的全身都是五谷杂粮，面积最大的部分是用玉米粒粘上去的，两只犄角由大麦和红豆拼镶而成，鼻子和嘴用的是红豆，耳朵内侧和眼圈内侧应该是晒干的小豌豆。

摄影

平日里天天打交道的蔬果食物，经过人们的创意、打磨和重新组合，成为一件件的艺术品，我感觉这似乎在提示着我们：日常生活经过创造也会富有动人的艺术情趣。